

从衢州市往南走约六七里地,眼睛豁然一亮:只见一渠清澈的激流滚滚向你奔来! 一下就令人想起宋代大儒朱熹的那两句名诗:“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莫非这一渠“活水”来自一个水库? 非也! 你看渠边那古老的砌石,没有长期风霜的磨砺,哪能获得这样令人肃然起敬的面容? 是的,她来自附近的乌溪江,具体说,来自乌溪江下游石室镇! 这要归功于宋代一位有为之县的官,他开始在那里筑堤引水。自那以来的千余年中,这条渠水总是这样一路欢声笑语地跑来,勤快地供应着衢州人的生命之需。须知,衢州历来是个“十年九旱”的地方,曾记否,白居易曾经留下这样撕心裂肺的千古绝唱:“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故来自乌溪江的这一渠活水,堪称衢州人生命的乳汁啊!

滚滚乌溪江像一条充满活力的“乌龙”在峡谷中蜿蜒 135 公里,在衢州城东汇入钱塘江的上游——衢江。她拥有丰富的水利和水力资源。但在人民无权的年代,她徒有一身壮气;除了来自“石室堰”的这一渠活水,绝大部分都无由发挥! 但自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她的命运可就不一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水电站就建在石室堰上游不远的黄坛口! 她的规模不大,只有三万千瓦。但她是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开山祖,是祖国水电技术力量的“摇篮”。从这里成长起来的技术队伍接着全部移师新安江,建造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的、装机容量达 65 万千瓦的大型水电站,并引出“千岛湖”的奇观! 新安江大坝建成后,那里的一部分队伍又返回乌溪江,在她的中游一个叫湖南镇的地方,建造起其发电量比黄坛口大七倍的水电站,坝高 121 米,蓄起了 17 亿立方米的水,一度成了我国最高的大坝!

然而乌溪江最值得骄傲的事儿发生在上世纪 90 年代。为解决衢州、金华两地五个县市的农田灌溉问题,衢州市政府在国家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动员全社会的积极性,运用民办公助的办法,在石室堰的下方兴建了一座大型引水枢纽工程,而这一任务的指挥任务是由原衢州市常务副市长谢高华退休时主动请缨获准完成的! 衢州市几乎各行各业的人都为这一工程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五年中演绎了一桩极为动人的故事。这一工程的完成,世代遭受旱灾之苦的衢州人足可以告慰白居易的先灵了!

加上古老的石室堰,如今乌溪江上一共有八座高低不同的堤坝。一层一层微波荡漾的水库像一条条秀丽的裙裾,把乌溪江装点得雍容、文静而端庄,使她款款走出了 135 公里的“深闺”;两岸群峰竞拔,冈峦起伏,争奇斗艳,像是护送的仪仗,又似“粉丝”的欢腾,更使她风情万种,仪态非凡,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人。

中国的江河众多,千姿百态。如果说自然姿色的出众不为乌溪江所独有,那么在大环境普遍遭到破坏的今天,乌溪江一路走来,沿途竟没有遇到任何大小工厂的威胁或污染源的袭击,这不能不说是乌溪江的得天独厚! 乌溪江畔的“山里人”,天性质朴,良知未泯,他们世代代与乌溪江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深得这条母亲河的恩泽,他们不忍心以眼前的利益,去糟蹋“母亲”的圣洁! 故他们能自觉地遵守政府的禁令,为国家大局抑制着自己也许能快速致富的欲望。如今乌溪江的水质被有关部门一次次测定为浙江省最干净的“一级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一江清水是乌溪江流域的父老乡亲用他们的致富换来的,换句话说,是以他们的相对贫穷为代价的!

哦,乌溪江,你的川流不息不仅是衢州人的生命之源泉,而且是衢州人健康之保障! 而你的婀娜多姿与圣洁体肤则成了远近罕见的“自然美人”,不仅令衢州人欣慰不已,而且让所有钱塘江及其上游流域的百姓感激不尽! 啊,乌溪江,你美丽、纯洁而崇高!

老上海的古玩业是海上文化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研究它,对于了解上海近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意义。上海开埠后,渐成为中国文物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古玩市场。1853 年,为避太平军兵火,由南京、苏州等地迁沪的一批古玩商在原南市区侯家路设立的玉业汇市公所,在城隍庙花园开业的四美轩,在新北门开业的天宝斋等是上海最早的古玩行业组织和古玩店。进入 20 世纪后,社会动荡,战火不断,古

玩货源开始多起来,使得上海古玩市场颇显起色。一大批逃难上海的前清遗老、失意军阀等携带大量古玩细软来到租界做起了寓公。为了维持奢侈的

生活,他们将一件件古董送进店铺。在上海的外国人发现很容易就能买到中国古物,因而形成了一支收藏中国古董的洋人队伍。在租界与旧城相接的老北门、新北门一带成为上海开埠后最大的古玩业汇市,从

他,浦东开发开放事业的拓展者之一,曾在这片土地上担负领军的重任。1998 年,他奉调到北京工作,与这片热土依依惜别。那时,占地 140 公顷的世纪公园刚刚落成。人们走进都市里的这片绿洲,漫步于连绵的绿荫,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是何等心旷神怡! 当时,公园的一位建设者亲口告诉我,即将到北京赴任的他,在临行前,与他的妻子一起,向这座公园捐赠了一把椅子。

偌大的公园,有多少椅子啊。其中,有他们夫妇捐赠的一把。那是多么具有人情味的举措! 在曾经奋斗过的土地上,默默地做一件好事:捐赠一把椅子,让往来的游人在上面坐一坐,歇一歇,享受一下拂面的春风,感受一下人间的温馨。

那又是多么富有诗意的告别仪式! 捐赠者将名字镌刻在一张普普通通的椅子背面。在那不起眼的地方,一对爱人的名字,与绿色的土地在一起,与小草的芳香在一起。我甚至激动地想,多少年后,那就是捐赠者最好的墓志铭啊。

我为这一创意深深地感动,以致久久不能忘怀。终于有一天,我有机会与他们夫妇俩相遇,忍不住提到了这把椅子。谁知,结果令我大失所望。只见他凝神想了一会儿,摇摇头,缓缓地说,当初,是有过这一设想,但是没有最后落实。是的,那是很好的想法,我们想到了,也说了,但是没有落实。“是不是这样?”他扭头询问他的夫人。他的夫人轻轻地点点头。我无法弄清这件事的全部真相。我想,最大的可能是,他说出这个设想后,匆匆赴京上任了,而公园的建设者替他实践了这一设想。

其实,在他主政浦东的生涯中,曾有多少次无私的捐赠啊! 每年,蓝天下捐款帮困的行列中,都有他的身影。那么,在最后离别之际,向公园捐赠椅子这样一件事,他想到了,也说过,怎么就不能算数呢?

是的,正是这样一件事,他认为是不能算数的。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像捐赠这样的事情,一定要亲自动手,亲身参与,直至完成,否则就是无效的。因为说过了不等于做过了,纸上谈兵是不行的。说实在的,他的回答,多少令我感到遗憾。毕竟,一个完美的故事在我眼前破灭了。但是,正是这一破灭,令我沉思良久。我从中感受到一种闪光的东西,那就是诚信。

无须赘言,诚信,对于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从政者来说,是何等重要。记得那天,闲聊之间,他谈到了当年深圳流行的著名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他认为,这两句话,有点同义反复,应该改为:时间就是金钱,诚信就是生命。我觉得,一把椅子的故事,就是对诚信很好的诠释。

看也不尽然,眼前的男舞者不是一样舞得很好吗? 旁边有朋友说,甬看这男的,比我们女人强,只要天不下雨,人家天天都来这跳呢,可能坚持了。

在这一大群的舞者中间,他是与众不同的,也是鹤立鸡群的,他不光是另类,而且另类得出色。

与很多吃罢晚饭走向牌场的男人相比,走向广场的男舞者更值得称赞,他赢得的是健康。心动,不行动,到最后等于零,很多人整天嚷嚷着要运动,付诸行动或者坚持下来的人却很少。所以,别笑男舞者,我们不妨从他的身上学点什么,学学他的勇敢,学学他的自信,也学学他的坚持。

每年夏天,她总是班上第一个穿裙子的女生。

古斋、辟玉林、仪古斋等当时上海最有影响古玩店铺都集中于此。上世纪 20 年代后,上海的古玩业日趋繁荣,至 40 年代,古玩店铺多达数百家。

老上海的古玩店有的是兼营,但大多是专营。如专营字画、玉器、青铜器、瓷器、木器、象牙、钱币、景泰蓝等。当时比较出名的字画专营店有达永清、杨大记、集宝斋等,玉器有瑞文斋、彝古斋、马呈记等,象牙有黄鹤记、王永记、同兴斋等,瓷器有王少泉、童庆记、李昌记等。还有一些古玩店专营出口业务,旅法华商卢芹斋与上海古玩商人吴启周等联合创设的卢吴公司,是中国开办最早,向外国贩运珍贵文物数量最多、经营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私人公司。

为了保障同业权益,一些具有法律意识的古玩商发起成立了各种不同的行业组织。位于江西路 67 号的上海特别市古玩业同业公会,鼎盛时会员有 200 多人,还专门聘请了花旗银行律师。上海市古玩商业同业公会设总务、交际、调查、会计、评议及鉴定各组,协调会员解决纠纷。这些行业组织,对正规当时上海古玩市场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老上海的古玩商不少是具有崇高爱国气节的实业家,新乐府昆班的创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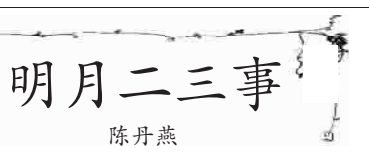


叶名琛被俘时,手下有人以手指河,劝他跳河做烈士,但叶名琛居然没有表示。不过你不跳河,并不意味着没有人落水下河。联军里的中国志愿兵,那些客家人,一看见这个屠夫被捕了,一路上给予他各种各样的侮辱,并且在他脖子上做出杀头的动作。至于叶名琛的那些同僚们,更不够伙计了,老大被逮了,他们首先要洗白的是自己。

1858 年 1 月 27 日,广东的奏折送到了咸丰皇帝手中。非常诧异的咸丰皇帝用朱笔在该折尾写了几个大字:“览奏实深诧异!”您想啊,可怜的咸丰天天看叶名琛的捷报,习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了,现在突然来个从胜利走向大败,叫他如何适应? 咸丰皇帝下旨以“乖谬刚愎”之罪褫夺叶名琛的职务的同时,着黄宗汉补授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未到任之前由柏贵署理;广东巡抚则由江国霖署理。

此时,洋人先是把被俘的叶名琛弄到了香港,后又把叶名琛转移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居大里恩寺的镇海楼上。叶名琛则每日书写作画,以应洋人之请,书画上皆落款“海上苏武”。苏武若泉下有知,不定如何跟他急呢。不过,一年后,叶名琛就与苏武九泉相见了。

转移的过程中,《泰晤士报》的记者柯克与叶名琛同船,他发回伦敦的文章,让英国人恶心死这位中国总督了。第一,他说叶名琛屠杀了 10 万名拜上帝教徒。同情拜上帝教的英国民众自然认为叶名



我虽不喜欢坐飞机,但热爱起飞的那一刻。在轰鸣声中后仰着冲上天空。不论是下雨的,阴霾的,多云的,污染的,只要二十分钟左右,就能到达一万余米之上。那里一派寂静纯净,蓝得就像爬上了意大利中部古城里的一座巴洛克教堂的顶部一样,顶部通常都画了一个蔚蓝色的天堂。

云朵远远列队而来,好像画中的圣人和天使,有时阳光为白云涂抹上橘红色,有时云朵沉重厚实,强烈的立体感。看着它们,总也不能相信它们是光折射后带来的视觉错误。我总有疑问,那一辈子只在意大利中部阳光灿烂的小镇上长大并终老的无名画师们,达·芬奇还没画出一架飞机来的时候,人类还从未升到过一万余米高空中的时候,他们怎么知道,高高的天上,是这样一片蓝色的呢?

只要小镇上的古老教堂能让人爬上去看穹顶画,我总会积极响应。要是没有别人,我总会找一处地方,坐下来,独自面壁。这地方让我的心变得沉静和辽远。在高空一万余米,也是这样。

人严惠宇就是其中一位。海地区文物、字画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严惠宇将 5000 余件珍藏全部捐献给上海、南京、镇江 3 家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古玩商业系统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古玩市场逐渐萎缩。上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盛世,上海古玩市场开始复苏。如今,除上海文物商店、朵云轩、上海古籍书店等老牌文物店外,形成了云洲古玩城、城隍庙藏宝楼、中福古玩城、东台路古玩街等古玩集市。千余家各具特色的民营和民间古玩店铺鳞次栉比,林林总总,展示着各式各样的古玩工艺品,成为上海文化市场一道靓丽的景观。

文化是社会生活最生动的反映。上海古玩业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近代上海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乱世黄金,盛世古玩。愿上海的古玩市场长盛不衰。

第二,柯克说叶名琛不讲个人卫生。指甲肮脏,不洗澡不刷牙,用袖子擦鼻涕。在他们眼里,不洁比凌神更让人不能容忍。第三,他描写中国最小的猪的尾巴都比叶名琛的辫子长。天朝大吏叶名琛的光辉形象就这样让英国的小报记者给毁了。

叶名琛住在镇海楼,待遇比拿破仑要高些。按叶名琛随行人家许庆与胡福善事后的口供,洋人给叶名琛预订了专门的车马,叶名琛可以随时出去游玩,但叶名琛保持了晚节,坚决不跟他们玩。洋翻译每天还定时给叶名琛读报,所以叶名琛对于国内的情形也知道个大概,但是不知其详。唯闻战则累,闻和则长叹。不过叶名琛身边的志愿人员远没有人家拿破仑多。跟随他的,只有一个厨子刘喜,一个剃头匠刘四,一个巡捕蓝锭,两个家人许庆、胡福。除此之外,当地有两个中国商人——金子达与刘裕寿,经常前去探望叶名琛,并代叶买办物件。

1859 年 3 月 24 日,叶名琛随带的粮食吃光了,随从人员想从本地购买。叶名琛不准。他给随行人员们说:我之所以不死,愿意到这里来,是当时以为夷人会把我们弄到英国。听说英国的国王比较明理,我想面见其国王,当面评理。两国既然和好了,为什么还来找事? 说个谁是谁非,把他说服,而存国家体制。至于我自己,早置身度外了,不期来到这里,一天又一天,总不能到他国,还活着干啥? 所带粮食既已吃完,何颜吃外国的粮食?



适逢周末,早早地吃完晚饭,约上女伴,跳起舞去。

好久没跳舞了,舞姿都生疏了,看到大家跳得那么好,我和女伴都不敢加入到那庞大的队伍中去。突然听到耳边有人说:“看那儿有个男的在跳健美舞呢,都是女的,一个男的,夹在女人中间好怪!”我循着他们的目光看去,有一个男人的身影进入了我的视线,立时,令我的眼睛不由得紧紧地锁在了那里。那是一个中年男子,在那一群斑斓多姿的女舞者中间娴熟地舞着,舞姿优美和谐,动作连贯自然,这让人不禁有点勇气。

一个男人,居然有勇气跳健美舞,而且是加入到这么多的女舞者之中,在众人的眼里他一定是个另类,并且是人们关注和议论的焦点,可是他并不在意众人的目光,也不在意别人的议论,依然悠悠地

舞着,就他的这份勇气,就他的这份胆量,就让我有些敬佩。

谁说男人不可以跳健美舞,只是我们很多人常被一种思维定势所限制,认为没有人干的事情自己也不可以去干,看这个男舞者,他

的舞就跳得那样好,和众多的女舞者相比,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音箱里传出的音乐是《天路》,男舞者随着节奏的律动,时而轻快,时而缓慢,时而蹦跳,时而翩跹,看他那一招一式,一板一眼,还真像是一个纯粹的藏胞,在蓝天白云间悠然自得地舞蹈。

男舞者能舞得这么好,我有些惊叹,人都说男人不善于跳舞,我

十日谈

生活之美



「海上苏武」叶名琛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海战(二十五)

